

臨川先生文集

十五



雜著

先大夫述 并集序附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書瑞新道人壁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錄

書李文公集後

書刺客傳後

孔子世家議

書洪範傳後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

與妙應大師

題旁詩 作子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其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注衛尉寺丞其公考也公諱其始字損之年十

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
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
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閩縣爲禱祠縣人不時
入稅州各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
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
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
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守之以故事一政吏爲
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前灘號難度以腐船度
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更大姓至相與出錢米
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
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
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

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嘗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
俗然即其得可已者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
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凡有萌蘖一切摘矜
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
瓊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
言虎自斃者五令斬虎頭與致州爲頌以獻公塵輿
者出以頌還今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
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
變無所可技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
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下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
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趨獄嘗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

公守營驛倉庫建坊道隨之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為吾置州守亦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其晉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位於朝而執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為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群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板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為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橐中乃得舊歌詩四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

志然調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下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目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音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去。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益宋子侯。瘳侯。精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竊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曰邑人也。益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去後漢曾稽有許荆者。循吏

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於傳於世。許揚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楮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年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任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荏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勇與劭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嘗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度言。官

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巨同以身徇邊鄙。賢者
祭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而其孫
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
以睢陽亢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為將。而親為之下。久
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循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
睢陽弊其鋒也。卒而俱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
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
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
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羈宣歙間。聞旁舍呻呼。
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
曰。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
骨千里。拜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曰。請獻金如
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為
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遂迴三
子。遂善事母。里母勸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
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大山。加恩群臣。遂當遷讓其
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
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帛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
興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為進士。遂
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歎奇之。以為崇文館
接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
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為帛已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
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
事父。使妻事其長妣如事母。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

已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大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為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迴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為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義。天下事今為大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考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布夫夔皋熊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擬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而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

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脚又
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
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
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
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
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
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
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遇也口未嘗相語也
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
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
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
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
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
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
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
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
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
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
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
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

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
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子與之又久以深宜其
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
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
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
川王其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
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
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
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
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太子氏
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
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
王貞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徐氏錄為得焉然吾
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言之

聞國之將亡必有天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無
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無
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又聞
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
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
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
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
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
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實直忠臣之言予
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
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
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
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
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
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
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
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
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
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
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
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
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
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不自待不厚以予觀之
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
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
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
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
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
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
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
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
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
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
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
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
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
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
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
作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
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
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
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
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
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
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卡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
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
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
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其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
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
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
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
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遺日以衰熄
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
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
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
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
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
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
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

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
以悉心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小冥冥也於是
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
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
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子欲無言然未
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
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
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譎譎
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上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
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
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
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慕十方世界
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
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利見無邊身於一尋身
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語通理窮於不可
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經爲最上乘者如
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書

荅韓求仁書

荅龔深父書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荅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荅劉讀秀才書

荅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
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
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
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
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
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趙趙武
夫兔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
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
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
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
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
亦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
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忘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
而忘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十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誦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足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東薪而後東楚忽之揚之水先東楚而後東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幼冲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故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襍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箴也此言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之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箴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義之照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後之以樂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

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
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
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
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
祀爾非以謂先帝祀於郊也所謂絜盛于豆于豆于
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
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
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
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
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
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
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
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
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
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
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
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
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
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怨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
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
怨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疾
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
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之

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
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
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
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故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
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
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
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
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
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
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
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
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
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
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
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
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於仁而已
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
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
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
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
所以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言

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人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以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

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則此皆不問而可知其嘗
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
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
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
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
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
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
至於春秋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
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
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
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
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
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
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
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
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
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
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
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
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
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
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

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
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
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
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
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
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堅厥命者所謂命凶也
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
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
君子爲無道之無吉德爲無德則去之性
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小人

無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 可以謂之性亡
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 和 也習性遠也

無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
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 南子爲有禮則孔
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有禮而
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
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
子不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
不知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
聖人之無所柰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
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

機也凡此皆畧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又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三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榮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

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
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虧於大人者乎
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
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
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自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
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
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
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
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
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
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
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也欲達孟子曰
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
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
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
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
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王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
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
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願
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

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
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
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
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
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
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
所以爲不肖而得罪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
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
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
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
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
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
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
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
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
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
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
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纒紉一官而豈足
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書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正以

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罪固夫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美仰美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之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矣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

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勸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音不得脫省中而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畧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荅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書

答徐絳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呂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尚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內翰簡

答許朝議書

答蔡天啓書

與參政王禹玉二

答曾子固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

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
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
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
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
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
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
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
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荅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
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
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
一彼皆內得於已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
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
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
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
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
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
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
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
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

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者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閭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說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荅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

議事每不合所標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
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
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察
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
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開邪
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
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
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
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
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
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
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
之至

荅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與異論羣
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
陽通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
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
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燕人者因名

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諂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荅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改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莽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起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勸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

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為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集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郅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今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負節初更與轉資即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嘗有事秉常董氈也誠

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
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
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
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
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
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
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
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
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
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
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
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
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未征內附熙河無復可
慮矣唯當省冗費理財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 上以
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播
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 上餘無可疑者也某又曠
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
去彌遠不勝惓惓唯恐 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高書

某啓議者多言遠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僞
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
疲弊厭兵即彼偷欲繼 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

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今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息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息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淵聖御名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竒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宜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今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爾禮非苟以蒙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猶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亦亦善乎餘留面叙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涼寒想比日安佳頃
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
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
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荅蔡天啓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
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
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水合
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
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即所謂見
同生基也未即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
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叅政王禹玉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
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
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况
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
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
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適 上見留以重某逋慢
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
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 聖訓傍徨踖踖無所容措某
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

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
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
據勢重而任事又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
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
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
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為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
幾天下後世於 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
方佐佑大政上為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
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
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荅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為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
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
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
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
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
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
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
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
王之時異矣不如凡不足以及聖人故也揚雄雖為
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
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
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
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

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
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
福自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書

上相府書

上富相公書

上曾參政書

上執政書

上歐陽永叔書四

與劉原父書

答吳孝宗書二

答錢公輔學士書

答崔伯易書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與吳持起書

與曾子山書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瞍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以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

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表薦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堯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聵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己者也躡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及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及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為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

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閭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執其志又欲沮此以有爲

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攻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之久而某猥可以此時備使畿內

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為其願此亦區區者
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
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為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擬今
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
兄嫂尚皆客殯而不塋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
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
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為
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
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
昏曠不知所為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
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
以其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况所以亂其
心如此而又為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
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
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為也偷假歲月養
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
敢為竊自怒而求其猶可以肩者自非東隣東南寬
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
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罪退無所託
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
瞽矇昏曠侏儒蓬條咸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
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
性而不失也於是棠棠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
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以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四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亦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營不矜允然召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

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其
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
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
為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為得竊計明公
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
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
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
而樂與之為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
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慙不
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遭迴數月始
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求得具啓以叙區區鄉往之意
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為學者師法惟
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
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
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救其僭越
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
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
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之水旱叟事亦尚紛
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為天下所望
方今之勢雖不得遂引以從雅懷之所尚惟據所蘊

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
承餘論及之因試聲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
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罪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明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
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違離未久
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
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獎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
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令伏惟動止
萬福惟為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充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
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兩厓不止督役者以病告
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貢生悲哀涸魚傷人曾子涕泣
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
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
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
初不能無意為有憾以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
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董
稍稍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閣下論為世師此雖虛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
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通以同請

答吳孝宗

晉孝宗字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

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糾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于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荅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又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後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荅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間人力足以得顯者

銘父母以屬於不牒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定下意者爲之耳家朝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世諸不真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願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即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比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悵悵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固只特起去奉皇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其之不肖固不敢曰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

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也若不可企及竊以謂
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 此君雖足下之言亦
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哀然此特可爲足下道
兩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 吾兩人者知之之盡
乎可痛可痛華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
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二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
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歎駭也輒留中甌永以爲
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剗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
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罪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
錄貺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
未見家適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遠也
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中甌永以爲好
也知道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歎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
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
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覺想能以理自釋
情累也某罪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出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

學節行欲爲達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慕達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億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啾啾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遠郡若推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况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其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

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
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
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
善保尊重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

與劉元忠待制書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荅黎檢正書

與丁元珍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荅王伯虎書

荅段逢書

荅姚闕書

荅李參書

荅史諷書

上邵學士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淡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

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之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相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故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童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旣而見足下衣利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其之所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在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其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舟陽奉候切勿以事為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陽今此介往幸喻勅止之詳以慰思渴也果可以徒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

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為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恐之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未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為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罪釁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為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為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為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

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懸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周大抵見教者欲使其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至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闕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官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輕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濟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及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栢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間自愛

荅黎檢正書 侏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盡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

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
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
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
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尚何
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歎以不即見爲恨嚮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 欲作書遣人奉詞動止以有故亟歸
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
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
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况重以元珍之見喻
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
荷見教然某之所謂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
罪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罪則某
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
一道公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
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
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
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
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 冀
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
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
因徇苟簡以張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郵之

地巨雖負江海木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
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
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
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
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滯幸而雨澤
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
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
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
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滯可
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德旱之數而
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
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
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
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
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
聞州州旣具以聞執事矣願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
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
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忭且承訪以所
聞何問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
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
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古人之嚴而子富焉則何

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閭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取米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荅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不辱己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荅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蓋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如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訾車行無纖字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其無文字字規鞏曰元謂有黨黨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蓋文字論議在其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

右就養無虧行家七半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足而舍此雖某亦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一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旣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去其旣往之過亦如前之去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去去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

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必而孔子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荅姚開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如九六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法行焉者希間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荅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其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脞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讎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讎豈

少耶君子不為已甚者求中正而其可也

答史調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若果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旨向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則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為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值何道則孰取以為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綬讀心目開辭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俟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俟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欲自慶非有厚

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思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襲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萎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得人

